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郭翰屏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六

明 王志長 撰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註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疏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雜說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註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疏入貢歲之常貢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者也○劉氏曰貢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焉功曰獻者圖於春而比於秋也○臨川王氏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嘗所以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註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

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註眡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

疏勞賓於郊者謂王使大行人勞於郊也將幣謂廟中將幣三享唯將幣則大宗伯為上擯郊勞等不以煩宗伯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註擯者擯而見之於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疏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後鄭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為要服以内諸侯之使臣也小客謂蕃國諸侯之使臣也○劉氏曰大客則擯小行人為上擯矣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註適之也協合也
疏自此已下至末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明
齋王氏曰使適四方者王使小行人適於四方也或
每歲使之徧存若下文賻補賙委之類或十有一歲先
巡守而舉行之以待王之時巡也協者斟酌諧和之
○按朝覲六者天子所以涖諸侯曰君禮存頫省天
子所以撫邦國聘問諸侯使臣於天子故皆曰臣禮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闗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註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頫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逺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闗者闗人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

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内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

䟽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尊故不須也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内也虎人龍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符管三者據在國所用○王氏曰掌節言邦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

天下之節則所謂龍人虎管者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宫所掌邦節也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無節矣以旌節行之耳○王先生曰掌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而小行人都鄙用管節何也葢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之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之都鄙諸侯之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有先王之主曰都與夫西鄙北鄙是已掌節言掌邦節是主天子之節為言也此角節

管節所以不同者異内外耳然掌節有角節而無管節既知其為異内外矣小行人之節有管節而無璽節者復何耶殊不知小行人所掌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此所以不言璽節也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為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同者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者也然成周掌節之制已不行

於春秋之時而復行於西漢之際漢有銅虎符是周虎符之屬皆金為之之制也有竹使符是周旌節之屬皆竹為之之制也且虎節龍節人節以金為之而輔之以英蕩符節璽節旌節以竹為之而輔之以傳有節又有輔者又所以防竊詐也掌節言龍虎人三節之輔而不言符旌璽三節之輔以下文云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節以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為

者不過傳而已此金竹之所以為貴賤也春秋之時所謂諸侯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矣按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者如此則知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也悲夫○明齋王氏曰此與地官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於諸侯諸侯使於天子其為節異則不合及夫天子諸侯之門關道路節異則不通故虎人龍旌符五者所以同也天子之都鄙守之者諸侯

故以角諸侯之都鄙守之者卿大夫故以管天子之
監邦國者有玉節諸侯無所用之璽節以達貨賄亦
與行人無與此所以異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註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疏此亦適四方之事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耳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註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不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

疏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别有庭實可知此

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也馬與皮本非幣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也○陳氏曰昔者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隂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巳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償之

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

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薛氏圖云

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

之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

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

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為虎形西

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半璧曰璜

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

黑謂之黼故也〇王氏曰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為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〇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關門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摯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饗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註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槁當作犒謂犒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

疏此一經據上下文皆據諸侯國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言○王氏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以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

非吾民也使之守其土則必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與之同安其民故治雖有内外勢雖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小行人也○仲輿鄭氏曰助喪曰賻助貧曰補濟饑曰賙送遺曰委賞勞曰犒合助曰禬稱贊曰慶加物曰賀哭死曰哀悲生曰弔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

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註猶圖也

疏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録別為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順逆並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宼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〇王氏曰夫聖

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以不周知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葢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可謂知要

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註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

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廵守殷國而同則其宫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

疏廵守就方岳為壇殷國就王國左右為壇皆如時會○劉氏曰聖人身為天地之主尊為諸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敢當其獨尊於巳也故其朝於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也其會於郊外

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已

焉〇王先生曰盜壝土為壇壇外為宮每旁一門則

四門矣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註

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

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

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

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

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疏按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黒上玄下黄設六玉上圭下壁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五等諸侯立位皆以近王為上○王氏曰蓋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

等註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受王玉

疏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此亦約燕禮臣得君酬酒皆降拜君使

小臣辭之乃升成拜明此王禮亦然言成拜者鄉於下拜之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註將幣亨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於其等之上

疏將幣即將幣三享禮即上公再祼而酢等但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亦如之者亦如上三等

王燕則諸侯毛註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尚爵燕則

親親尚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

黄氏曰先王當諸侯之入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

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大小為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凡諸公相為賓註謂相朝也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註賓所停止則積間闊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為

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拜使者

疏旅擯後鄭不從司農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也再勞謂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賓之介九人者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使

者七人自從降二等之禮〇王氏曰積問皆三辭拜受再勞亦皆三辭拜受尊而欽之也旅者陳之而已以主國方遣臣來無所事於交擯也勞禮重於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於其使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也〇此以上主君使人致積問勞之禮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註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

迎之若欲遠就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疏三揖者入門及當曲當碑○王氏曰三揖三辭拜受者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受幣也

○此以上主君親郊勞賓之禮

致館亦如之註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

致飱如致積之禮註俱使大夫禮同也飱食也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註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乗車出大門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

擯者及賔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絶行在後耳賔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賔當為儐謂以鬰鬯禮賔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鬰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賔也三請三

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

疏上相入上擯上介須詔禮故入○按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而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

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王氏曰將幣謂賓享主君也○鄭氏曰古者享禮皆於祖廟示敬也○按此節皆將幣之禮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註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

鄭司農云還圭還璋玉也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

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註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

於郊

明齋王氏曰餘若飱若燕則不必拜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註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賛也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

疏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者皆儐儐者報也報主君為擯禮尚往來也聘禮賓至及郊君使卿勞又曰賓

用束錦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賔降授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儐之是皆

有儐法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註賔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

薛氏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謁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主國

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
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
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
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
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
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
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
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飱

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子男則陳五介皆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内卿為之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

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為王賓之數諸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己之爵而為擯人之數耳主君車上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

雖知其來朝猶為不必固請之説受命南面傳辭遞相傳之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遥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賔所當車之處也拜賔之辱賔進荅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為相而入主君及賔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鴈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絶行在後耳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朝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

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惟上相入升堂授玉既享
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
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
隨國所有分為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
還館賓既還館主人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
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
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
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速賓而行之饗則有酬

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償主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主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為賓賓為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饗餼拜饗食皆詣主君之朝而拜謝之賓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註謂相聘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註受者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

致積

疏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三辭拜受者辭不受三辭然後受之也○王氏曰諸公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止三積○王先生曰侯伯之臣不致積然豈無禾米芻薪但不以束帛致之耳此言積而不言問者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聘者耳見下文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

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註登聽命賔登堂也賔當為
擯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
疏此亦近郊勞也旅擯不傳辭賔使各陳七介而已
云三辭拜辱者賔從館内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
於外云三讓者讓升堂云登聽命者賔登堂聽使者
傳主君之命也云下拜登受者賔聽命訖下堂拜命
訖登堂受幣也云賔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
禮畢出門賔以束帛賔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賔

受幣令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王氏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大夫郊勞則旅擯而不交擯○王先生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擯於郊勞將幣言交擯此於郊勞將幣言旅擯至於積又不言擯者所以見其禮之殺也

致館如初之儀註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飱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飱也聘禮曰飱不致

賔不拜

疏按聘禮賔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致館無束帛賔亦無儐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亦按聘禮知之○王先生曰聘禮宰夫朝服致飱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之賔亦不拜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註客辟逡巡不答拜也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

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

王氏曰及將幣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荅拜也客辟而不荅拜非特以其不敢當也以主君拜逆之意不止於客也三讓客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授幣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註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

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

疏此三禮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知禮以醴禮客者按聘禮客醴齊異於君鬱鬯也○王氏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宣子私覿於子産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可知矣然使而私覿禮也朝覲而私覿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之大夫私覿非禮也皆再拜稽首所以致欽於所尊也君荅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

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註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

明齋王氏曰客出而後問勞者廟中將幣禮欲不可及其餘也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巳之同列異於君尊卑之序也勞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卑故致其

敬也君拜客皆辟不敢與君敵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註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

愚按饗食主君禮使臣之隆禮圭國之瑞玉還圭如對鄰國之君故主君皆親之唯有故不親饗則致以酬幣不親食則致以侑幣饔餼之禮輕故君不親致其禮一如大夫之郊勞經文顯然鄭注饗食二字乃饔餼之誤也賈氏仍此誤而謂饗食還圭君不親焉

然則將幣亦不親乎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註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

王先生曰上公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王氏曰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命而辟之而介則前而受命也

○或曰拜辱於朝客從主君往拜謝於朝也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註禮賜謂乘禽君之加

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

如之註爵卿也大夫也士也

王氏曰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而為禮之隆

殺若其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薛氏圖云諸侯相

聘之法卿既受命將行之旦釋奠於禰告為君使乃

受命於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束帛加璧

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既受不宿於家始至所

聘之竟張旜示有事於此國也主君使士請事遂入斂旜至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示不敢留賓賓請閒示不迫主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服者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

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內上擯在闑東門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擯出次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君朝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賔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亦皮弁服請事訖賔入

大門內公再拜公揖入遂入賔既入上介不襲執圭
屈繅授賔不襲者盛禮不在已也賔襲而執圭行盛
禮若盡飾為其相蔽敬也遂與主君揖讓升授主君
襲受時介皆入在門內賔裼奉束帛加璧享皆裼受
庭中所陳或皮馬隨國所有次有行夫人聘享亦如
之皆君為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賔以醴酒薦脯
醢禮以束帛乘馬賔即行私覿奉束錦乘馬以覿既
覿而出君送至大門內問君問夫人賔對遂還館賔

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鴈主君使卿韋弁服歸饔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帛乘馬而儐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饔餼之禮儐之以乘馬束錦於賓一食再享燕無數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享賓皆再拜於朝若不親享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圭璋賓亦皮弁襲而受於公館賓

遂行舍於近郊公使卿贈如受牢禮無儐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還家薦於廟○王氏曰夫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為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為不豫哉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註上下猶豐殺也

疏二等即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

凡賓客送逆同禮註謂郊勞郊送之屬

王氏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於始而怠於終非樂於暫而厭於卒如一而已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註幣享幣也大國則豐小國則殺王國禮之如其豐殺也

疏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明齋王氏曰大國宜豐而答禮厚則施者不至於病小國宜殺而答禮輕則施者不至於抗所以為大中之道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註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疏朝謂日出時為正東鄉夕謂日入時為正西鄉○王明齋謂朝時未至夕時已過存以備參○浚儀王

氏曰先王之制莫急於儀唯周文質兼隆朝有朝儀
射有射儀車有車儀樂有樂儀而玉帛弁冕服舄之
容藹如也鸞和環佩琚瑀之聲鏘如也升降出入之
際翼如也而賔儀之際尤極纎悉葢朝覲宗遇歳有
常禮弁冕紳緌四方朝貢鱗次輻集交際酬酢爵列
少紊則禮容乖錯而位著不恪具係於觀瞻豈細事
哉抑甞紬繹周官辨儀之深意還覿九儀布在六典
馭貴富以爵禄詔於太宰聽禄位以禮命敘於小宰

以儀辨等見於大司徒正儀辨位見於大司馬至其
命秩則掌於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
示上仁其儀章則詳於秋官意者序爵秩禮肅然如
秋所以森嚴典憲擯相謹於司儀禮籍具於小行人
掌訝辨其邦國之等掌交諭其九禮之親康成傳經
皆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
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儀
諸臣曰五命而輒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成之

列爵惟五於是可考矣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侯則曰如諸公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土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内臣外眂侯邦之職上公之孤旁眂小國之君由卿八命下而至士至於一命則邦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子男所獨大槩亦不越乎三耳儀以几為數故詳而難紊儀以三為等故簡

而易明至其品節隆殺之間尤截截可考三公在朝止於八命及其出封惟加一等故典命之論禮儀必以九為節而王制之論加賜不過九命有如王者衮冕盛於九章上公之服則無升龍別嫌明微其分辨嚴矣然至於合諸侯長則具十有二獻蓋禮不可以力踰禮不厭其從厚是固先王闔闢之大用三綱不振稽章涇汩玉瑴同賜而等列無所辨繁纓假人而名器無所司金奏施於陪臣雍徹僭夫天子滕薛爭

長蔡衛爭先宋不受功鄭不承賦甚至班爵去籍而益蕩然矣漢氏草創百官之制緜蕞一代之禮長樂朝儀設九賓之臚傳德陽朝賀作九賓之徹樂韋昭注史謂九賓猶古之九儀若位置之有法然列爵二十等雜用秦制武功十七級特優戰士至於中朝加官之設特進賜位之殊更立紛紛非甚有紀唐之正至受朝太極百官文武之班諸郡朝集之使與夫先聖之裔先代之後文纓武弁濟濟諸蕃宗室莫不咸

在當時文士之賦亦有天子端朝明庭九賓之語訊其唐之官制視漢已愧九品序爵階區區沿襲隋陋仰企成周不亦大有逕庭乎噫大經大法存乎禮度數纖悉具於儀魯昭習儀君子不謂知禮趙簡子問儀子太叔力辨其非禮其有以也先王盛時九畿有藉外列蠻夷鄭氏之注以為禮差之書大宗伯九儀之命非但行乎六服之内必有大者以維持乎是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𡠓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註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𡠓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

疏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註使謂大

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
夫主為之介玄謂夷發聲
明齋王氏曰掌勞辱之事蓋亦徵役於司隸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註通賓
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
疏常事謂朝覲會同圻上者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
國自有通之者也
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註令令野廬氏也

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

疏任器謂賓客任用之器○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註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

王氏曰疆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王氏曰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

巡往來若環之無端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

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官雖同而意則異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

以和親之註謂蕃國之臣來頫聘者

疏蕃國之君世一見其臣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

聽其辭以中國頫聘禮況之其實無頫聘法也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註以時入賓謂

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

臨川王氏曰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賔則或非王政所加焉故也○明齋王氏曰自彼而言曰王自此而言曰賔亦不臣之意也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於中國故象胥為之和協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使此不失禮而彼少進乎禮凡此皆所以存中國之體也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賔相之詔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註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註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

劉氏曰國客謂入賓而遇大喪軍旅會同者皆指蕃國也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註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

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

君復陳氏集說云凡作事者謂作四夷之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諸侯蓋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侯衰矣次事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詞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若小

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明齋王氏曰夷狄若禽獸然其帖息則慎固疆圉而不貪其無用之地其入寇則逐之出境而不加以征討之師其朝貢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不貴其難得之貨先王所以待之之道不過如此而有所謂軍旅之事者蓋謂内附之夷有彊大憑陵之患也茍王國不為之聲援其禍或延及於腹心是故大禹有三苗之征周宣有蠻荆之威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實與禦戎之道並行而不悖也又按大行人云九歲屬象胥諭音聲則凡列國之書字言語皆當正於象胥而此不言者於大行人互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各以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疏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莫敵用者謂兼饗諸侯無二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

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總饗五帝莫適卜也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註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賔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

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諸侯之

待王臣合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葢謂待王以多則爲
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以少爲貴者內心也以多爲
貴者外心也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也不可
多也惟其稱焉○王氏曰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
命爲上公故眡上公之禮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
爲侯伯故眡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命
爲子男故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則王之上士
也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則庶子包中士下士而言

之也蓋百官雖令百姓皆具而亦不可以無隆殺之等故從其爵命之數而有所眡焉○明齋王氏曰此先言諸侯所以享天子及待王臣之禮而後言天子所以待諸侯之禮也諸侯為賔有饗食燕主君之禮故王合諸侯則諸侯亦有饗天子之禮王合諸侯至十有再獻此諸侯至王國饗天子王廵守至大夫之禮此王至侯國諸侯饗天子之禮也舊說王饗諸侯具十有二牢獻於諸侯之長十有再此皆天子之大數

而下施於臣豈禮也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飱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飱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

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
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眂
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
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
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
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
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
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

膳眂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註積皆眂飱牽謂所共如飱之數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於筐豆實實於罋其設筐陳於楹內罋陳於楹外牢陳於門西車米禾芻薪陳於門外壺之有無未聞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疑有脫誤耳飱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飱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盖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

器也公十籩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籩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籩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

也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腥謂腥鼎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

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内之實備於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熟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於門西如積也米横陳於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内言

車者行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皆陳横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牒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

不食則以脩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賔者也行

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飱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

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

牢大夫也則飱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飱少牢饔餼大

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

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賔也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

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饔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

致饔之禮則是不復饔也饔有壺酒卿皆見者見於賔

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

疏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然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謂一積視一飱飱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如侯伯飱四牢四積則十六牢子男飱三牢三積則九牢也皆牽不殺○王氏曰上公致積則有飱牽問禮隨而至故

加以脩耳羣介行人宰史之有牢不為過也侯伯子男則不言以上公爵命獨隆其禮亦獨隆也○王氏曰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王氏曰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養皆食之主也故合鼎與簋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公侯伯子男其數皆止於十二○明齋王氏曰筥米陳於中庭以備貴者之食若車米則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聘禮秉十六

斛四秉曰筥則米數太多或誤文不可考矣疏夾碑在庭之中央也醯在東醢穀陽也醢在西醢肉陰也○王氏曰車米眡生牢牢十車牽四牢則車米凡四十車也車禾眡死牢牢十車死牢如飧之陳則車禾凡五十車也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王氏曰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則殺於公也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殺於侯伯也疏不言致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在廟嚴凝之事不親即須

致之燕禮褻不親酌蓋不致也○王氏曰侯伯亦言膳太宰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然獨於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及歸可知也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惟以恩為主故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算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於是為已至矣其數或三或再或一亦隆殺之節也○王氏曰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欽

其於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胙也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推所以承神者而承賓則致愛與欽可謂至矣而諸侯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註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

疏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若大聘曰聘卿爲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大夫爲賓介皆士也待之禮如其爲介時則前註爵卿已下是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註皆爲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

王氏曰在野謂行禮於郊野在外謂兩君相遇於逆皆不能備物故殺禮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註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註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馬芻給牛馬稍人廩也其正禮飱饔餼主人致之則受

疏謂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唯芻稍之受者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註牲亦當為腥有喪不忍煎烹正禮飱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疏受正不受加○黄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飱至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敬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虚拘也又況其

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庇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

致之之道也○薛氏圖云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牖脩至國則致飱者客始至致小禮也飱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稻粱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菹醢也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

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也朝覲致饔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公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也有車米眂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眂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也殷膳

大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飱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飱少牢饔餼大牢至陳設之儀皆

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眂飱牽故大夫之積亦眂飱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為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為介之禮同等也○劉氏曰掌客所掌牢禮其别有五皆天下之正禮而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王不巡守殷國會合諸侯而饗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大夫

士庶子各有所秖二也諸公相為賓之禮三也侯伯相為賓之禮四也子男相為賓之禮五也五者茍失其中則忠義鬬而爭鬬起禮義失而禍亂興是以聖人事為之防物為之數使夫貴賤有倫上下有敘賓主有禮揖讓有端小大必稱故享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為之者足以敬賓而不乏所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亂之萌息矣爭鬬之心消矣僭偪之源窒矣國之大經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註等九儀之差數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註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

王氏曰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皆當預備以待用也與士逆賓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

及宿則令聚㰌註令令野廬氏

及委則致積註以王命致於賓

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註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

及將幣為前驅註道之以如朝

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註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次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臨川王氏曰及退亦復於王若孔子所謂賔不顧矣是也

凡賔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註賔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

疏諸侯之事衆多鄭以貢賦為主兼再理國事以該之〇明齋王氏曰訝士所謂四方有治於士造焉也令掌訝令訝士治之也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註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

徒也使道賔客之從者營護之

及歸送亦如之註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櫕待

事之屬

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

訝註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賔客於館之訝

明齋王氏曰掌訝畀官若其給使令者然訝士刑官

若爲之擁衛者然至於其國苟無尊官可與爲禮才敏可

與有言者而迎之若無以盡主君之情者是故諸侯則

以卿卿以大夫大夫以士士皆有訝此所以曲盡也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王氏曰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治令則掌訝掌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註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

使和諸侯之好註有欲相與修好者則為和合之

達萬民之説註説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

愚援王之好惡達之天下使辟行之則萬民之説惡

亦達之君王詔辟行之可知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是也言説不言惡隱之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註通事謂朝覲聘問也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

威註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

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

臨川王氏曰諭九稅之利使知樹藝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牧之維使知聽令諭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焉好邦國而諭之折衝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

○愚按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房嚬笑

寢興之際而諸侯之貞衺生民之休戚風俗之汚隆全於此矣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噫好惡亦可危矣至後世變為名法之說則又隱其好惡與天下相蒙於不測而聞聲之習日亢幾鬼而不人共辰之誼日虛匿心而徒貌上下相遁而三代之治終不可追矣悲夫

掌察闕

仲與鄭氏曰察四方賓客來朝者防姦慝也

掌貨賄闕

鄭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郎氏曰主邦國交通貨賄者諸侯之朝聘有時幣帛之往來有數若非朝聘之期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按九貢之貨賄及四方幣獻諸良貨賄皆内府受之矣則郎氏之說或可通然環四方之故巡邦國夏官環人偵伺已密貨賄相將輒有幾禁似非王政所宜也總之職

掌既不可考則亦闕之而已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

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

王氏曰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

則朝大夫掌之也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註國事故天子之事當

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

長其卿大夫也

鄭氏曰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日朝朝大夫每日至朝聽之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詿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詿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

仲興鄭氏曰王國有政令施於都家令其朝大夫使轉令都家之吏民都家有所治事上王國必因朝大

夫為之通然後受而聽之惟大事非朝大夫所能主

者如軍旅之類則直達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註不及謂有稽

殿之

或曰謂廢閣王命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註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

在所誅也在軍旅則大夫弗與焉都家司馬弗達之

故也故誅其有司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至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

都則 闕

都士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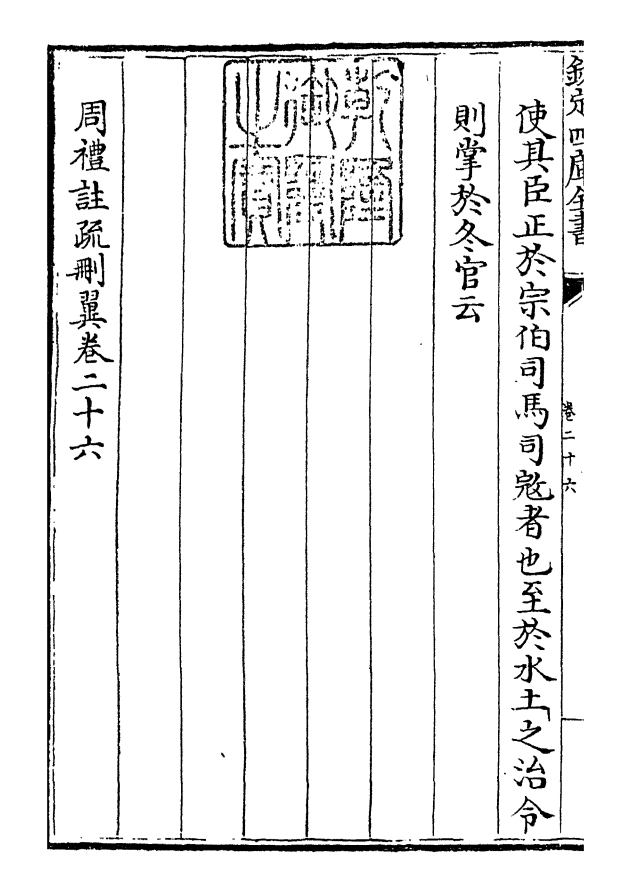
家士 闕

明齋王氏曰職掌無考舊以為獄官非也蓋方士專

掌都家之獄訟矣不應復設都士家士以掌之按方士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正指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則其為職掌明矣所上治即縣師所辨入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與凡賦貢此都士家士司之方士修而省之及大比則都士家士上治中而方士復主之也○又按春官有都宗人夏官有都司馬秋官有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每都設官凡六家亦如之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為家

邑家邑之外為小都小都之外為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葢為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縱與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於已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大阿之禍耶此都宗人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都宗人家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法則者馭官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

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有方士治中者考治之樞要也於是有都士家士至於王朝有令於都家都家有治於王國不可以無統率也於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聽於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長得以擅為此政教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於家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長得以專易此血脈所以流通也六官惟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



使其臣正於宗伯司馬司寇者也至於水土之治令則掌於冬官云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郭翰屏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七

明 王志長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陸曰鄭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

疏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室家使民無空者也周衰諸侯將踰法

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
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攷工記雖不知其人又
不知作於何日要知在嬴秦之前故遭秦滅焚典籍
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為序置
首末相承總有七段明義從國有六職至謂之婦工
言百工事重在六職之内也從粵無鎛至夫人而能
為弓車言四國皆能其事不須置國工也從知者創
物至此皆聖人所作言聖人創物之意也從天有時

至此天時也言材雖美工又有巧不得天時則不良也從攻木之工至陶旊言工之多少之數及工別所宜也從有虞氏至周人上與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從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言專據周家所尚之事也○愚按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業至於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之任耶其說蓋亦偉矣然周禮岀煨燼之餘冬官既亡購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姑用考工記續之以存事典之形似名之曰記固不敢躋而埒於

五官葢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林氏輩乃以亂先王之典罪之不已苛歟至壽翁俞氏謂冬官未亡不過雜出於五官之中遂裒多益寡别立一官至謂不啻實王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歸也據其說亦有近理者然古人不敢綴補於屋壁初出之時而後人乃欲割裂於千載沿習之後又誰信之至梁氏又謂司空之大要已列於太宰之篇首而為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無府史胥徒故名其篇

曰攷工記則又似此記果足以備冬官一職者而不知其説之皆非也予故盡黜之一存漢人之舊觀云

爾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註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

疏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

共工是唐虞以上曰共工者也堯時暫為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註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强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敬仲鄭氏曰自王公以至婦功凡六職而獨云百工與居一焉者考工記主百工言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

絲麻以成之註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搔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杜子春云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玄謂此五材金玉皮木土

疏論道即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唯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已按越語句踐會稽之上乃號令

三軍有助寡人退吳者吾與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今王既越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歐仲鄭氏曰坐而論道卽繼以作而行之者推其所論之道而行之見於事業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疏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雜說天下之事不難於所行而難於所論論之者在上行之者在下王公坐於廟堂都俞吁咈一言之出應若影響未有論之不當而行之不悖者也人君欲建長久之策必先謹股肱之臣○王氏曰飭五材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劒削之屬飭土而為甗甑簋豆之

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辨民器若為輪則辨其人之安危為疵則辨其地之堅柔為劍則辨其士之上下也物貴為珍殊為異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故必有以懋遷其所無也○雜說王公當為三公不然則為王者之公耳○敬仲鄭氏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

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之辨器用所謂法守也唯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

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註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鎛田器詩云庤乃錢鎛又云其鎛斯趙函鎧也廬

謂矛戟柄竹攢柲胡今匈奴

或曰竹攢柲謂攢竹為戈戟之柄也柲即柄也

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註粤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彊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

王氏曰葢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然後見所巧

鑄函廬弓車四國之人皆能之故雖天下之良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註父子世以相教

敬仲鄭氏曰循規矩以為方圓循準繩以為曲直以述其所作此百工之巧也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註凝堅也

王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

之攻玉㮚氏之子常為量梟氏之子常為鍾桃氏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以授之子況可得而世耶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葢百工之事雖形於度數之麤而天下之至賾寓焉非聖人降道觀象出象以觀器孰能作之哉故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則取諸小過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則取諸睽或為耒耜以取諸益或為網罟以取諸離為棟宇則取諸大壯為棺槨則取諸大過其方圓奇耦曲直厚薄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寓焉形名能定而不可易守分既明而不可亂豈淺淺者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殆以此也夫鑠金凝土作為舟車皆聖人立法以貽後世故曰皆聖人之所作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

良註時寒温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疏時寒温者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註不時不得天時

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註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貉或為猨謂善緣木之猨也汶水在魯北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註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

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註荆荆州也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禹貢荆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簵楛

按櫄禹貢作杶音春蔡氏註杶栝柏三木名杶似樗可為弓幹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

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註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火熱則然

王氏曰立天之道曰隂與陽寒暑在天運之以為時者也故輪人斬陽木以仲冬斬隂木以仲夏弓人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皆所以因天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燥溼在地化之以為氣者也若貢金錫則青之揚貢杶幹則青之荆孤桐貢於徐漆

臯貢於豫皆所以順地氣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得時
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若相幹
則欲其赤黑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筋之小簡而長大
結而澤溙測絲沉之屬皆材之美者天地無全功萬
物無全用而成就實有資於巧者三材旣具巧者和
之以為輪六材旣具巧者和之以為弓此皆工之巧
也此四者有以相成無以相廢合而用之缺一不可
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若夫五方之士各有

所偏五土之物各有所宜自橘踰淮而北為枳以至貉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也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物性之宜也自燕之角以至吳粵之金錫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天有時以生殺則陰陽之所以道萬物也草木有時以生死則有感於陰陽之運也石有時以泐盛暑而解散也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溫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美之亦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
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註攻猶治也摶之言拍也埴
黏土也鄭司農云刮摩之工謂玉工也
王氏曰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
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
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

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註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畧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䟽攻木之工七輪人為輪葢輿人為車輿弓人為六弓廬人為柄之等匠人為宫室城郭溝洫之等車人為車梓人為飲器及射侯之等攻金之工六築氏為削冶氏為戈戟鳧氏為鍾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攻皮之工五函人為甲鮑人主治皮韗人為鼓

韋氏裘氏闕也設色之工五畫繢二者别官同職其事者畫繢相須故也鍾氏染鳥羽筐氏闕㡛氏主漚絲刮摩之工五玉人造圭璋連等楖氏闕雕氏闕矢人主造矢磬氏為磬摶埴之工二陶人為瓦器甗䰛之屬旊人為九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註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

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

疏喪禮兩甒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擅弓云有虞氏瓦棺是也○言民下居平土營農種作故為之治溝洫以通水通水之官匠人是○梓人所以造禮樂之器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註周所上也

疏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就職中仍有輈

人是一器而工聚焉者以周所尚故也

車有六等之數註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

疏六等之數下文是也○林氏曰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故一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備三才之道莫如車故有六等之數蓋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義此車所以兼三才而兩之也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註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迆讀為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直謂矛

疏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易氏曰戈柲既建而迆止戈為武之意旻車戟酋矛皆置之車傍僃而不用之義觀兵車之制先王不急於用兵可推矣又曰車人言六等而後言察車廬人言六建而後言試廬其實一也○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為四尺是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自軫而上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

故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人故謂
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于殳故謂之五等酋矛
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戟故謂之六等○王氏曰
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
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
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
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圖
說云車有六等戈崇于軫人崇于戈殳崇于人戟崇

于殳矛崇于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矛建于酋矛之前酋矛建于戟之前戟建于殳之前殳建于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則不與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巳則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迆取止戈爲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君復陳氏曰酋之言遒也謂近也○郝氏曰酋長貌

車謂之六等之數註申言數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註樸屬猶附著堅固貌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也

疏此已下云造輪有善惡髙下大小之宜○王氏曰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王氏曰車者周

所尚輪者車所始所以特言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註已太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

輪庳則難引

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為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為太卑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若登阪然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註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疏以馬之大小為節者馬髙則車亦髙馬下則車亦下先言兵車重戎事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註此車之髙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軹轂也轐謂伏兎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軫與

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

疏此經論軹崇四尺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二者七寸則得四尺軸上有伏兔即轐也伏兔尾後上載車軫軫上始有車輿則軸去地三尺三寸上又兼軫及伏兔并七寸輿去地總四尺也○陳氏曰軹向輪之外轂之卜穿也○王氏曰輪之心為轂轂中橫截者謂之軸轂末謂之制輿後一

横木謂之軫軸上伏兎謂之轐軹與轐軫之長四尺得人長之半升降以此為節焉○按説文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仲與鄦氏曰人身八尺以人身半為等則升降適中故四尺為車節此定法也即一車而衆器可知即車工而百工可知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註三材所以為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和之謂調其鑿内而合之

疏鑿内謂孔入轂入牙者竝須調使得所也○王氏曰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而察車自輪始此古者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之所首也○三山林氏曰夫材美工巧然而不時則不可以為良三材既具而工不巧則亦不足為良故巧者和之

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註利轉者轂以無有為用也鄭司農云牙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疏按老子道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註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輻以為直指者入

轂入牙竝須直指不邪曲也○王氏曰輻實輪而湊

轂故有取於直指牙則周圍轂輻為之外鞣所以運

行故有取於固抱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註敝盡而轂輻牙不動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

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註輪謂牙也幎均致貌進猶行

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

王氏曰幎如巾之冪物言均致也下迆謂輪之上下皆正直不旁倚也○林氏曰幎如巾之幔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迆謂輪勢下親於上而無所礙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註掣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

疏上經總視輪此經則視輻下云進而眡之則上云

望其輻據住止時也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掔纖據向牙處小而言也○王氏曰易則無節目直則無橈曲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註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

王氏曰轂貴於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轂中虛而容輔以動轉何異於眼○王氏曰眼以其顯於

外者言之㢘以其隱於内者言之

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註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

鄭司農云綆謂輪箄也玄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疏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爪入牙中

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註菑謂輻入轂中者也

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菑讀

如厠謂建輻也匡枉也

疏凡植物於地上謂之菑輻入轂中似之故亦名菑人之齒參差曰齵蚤不齵謂菑入轂與蚤入牙均齊縝密無罅縫也○王氏曰匡方也物圜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註矩謂刻識之也

疏謂先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為陽背日為陰之處為後欲以火養其陰故也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

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註積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藃當作耗玄謂藃藃暴也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疏若不以火養陰柔之處使堅與陽等後以革輓陰木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敝盡不藃暴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註鄭司農云柞謂輻閒柞狹也摯讀為槷謂輻危摯也玄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

而短則轂末不堅

仲輿郝氏曰柞窄通微弱貌摰揑杌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註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註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内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椁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註六

尺六寸之輪漆内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槫者度兩漆之内相距之尺寸也

疏上經不漆者外内面各一寸則兩畔共減二寸漆内止有六尺四寸中詘其半則轂長三尺二寸又以三尺二寸為轂之圍圍三徑一三尺得一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為六分又徑二分故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註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為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𤣥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註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𤣥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

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内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内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轂相稱也

疏上經言轂空壺中此經言轂大小兩頭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註玄謂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

王氏曰凡治轂為之形容欲其直而不曲陳以旻篆

之文則欲其正而不邪施膠薄則不固施筋疏則不彊幬以輓轂欲廉之外見故貴其員幹革急而不緩則幬與轂相應而無贏不足之患矣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註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

疏以革輓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王氏曰青陽中之色白陰中之色陰陽中則和無剛柔相勝之弊轂之轉運以

和為貴故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内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疏此經欲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法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註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

王氏曰量鑿深以為輻廣故轂鑿之深足以受輻之入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

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註杌揺動貌彊不足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註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竑謂度之
疏力相稱者止謂輻廣與鑿深相稱史游章云蒲弱蘭席謂取蒲之本在水者為席則此經弱即是輻入轂中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註殺衰小之也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黏不著輻也

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以大𪊨末細塗則向下利故泥不黏著之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註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

疏上經云殺其一者據長短之中殺一分此經三分

殺一據本麤末細而言○郝仲輿氏曰謂近牙處此

近轂處窄三之一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註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王氏曰夫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直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無偏凡物之輕重資其體以定焉揉輻以火所以齊其曲直之倨句沈輻於水所以均其輕重之淺深揉輻必齊取諸易直故也平沈必均欲其閒稱

故也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註得謂倨句鑿内相應也鄭司農云槷摋也玄謂槷讀如涅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

王氏曰輻資於牙以指牙資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於槷而自固不得則雖用槷以行而揺動則槷出而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註輪箄

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疏止由輪有箄車不掉不掉則得輪之固也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寸之二使輻股外箄故云輻股鑿之數也○王氏曰前言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又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則輪箄之制尚矣故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葢輪箄門車行安貼而不掉夫是謂輪之固○仲輿郝氏曰輪之固在輻牙相得輻牙相得在轂殺於股故輪之

高六尺六寸其牙之厚以六寸分為三去其一分用
二分為側厚是牙厚四寸也股厚骹薄則牙輻相應
而輪固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註杼謂削薄其踐地
者侔上下等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
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註附著也摶圜
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

㪣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三山林氏曰行澤則其地多塗而溼故欲杼行山則其地多石而剛故欲侔○王氏曰行澤以薄為利行山以厚為利○郝氏曰鑿輻入處

凡揉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註廉絶也挫折也腫瘣也

疏此一經論用火揉牙使之圜正之意凡屈木多外廉絶理内挫折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

也○王氏曰待自圜之木則千歲無輪物未有不矯

揉而成者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註輪中規則圜矣

萬之以眡其匡也註等為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

不匡剌也

郎氏曰既圜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圍之端正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註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

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

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註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註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

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註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註圍三寸徑一寸也鄭司農云

達常葢斗柄下入杠中也

疏輪輻三十葢弓二十有八器類相似故因遣輪人造葢但葢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也○王氏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葢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形圜其數耦此輪人之所以為葢也葢之制上為部中為達常下為程旁為弓部葢斗也達常葢斗柄也程葢杠也弓葢橑也達常小於程程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程無以

㑹達常斗柄之謂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桯以達於上下者也

桯圍倍之六寸註圍六寸徑二寸足以㑹達常鄭司農云桯葢杠也讀如丹桓宫楹之楹

疏此葢柄下節麄大一倍於達常向上㑹達常也

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註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斗葢也

疏此言葢之斗四面鑿孔内葢弓者於上部高隆穹

然謂之為部展程圍之六寸以為部廣是部廣六寸也

部長二尺註謂斗柄達常也

疏此部卽達常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遂亦名之為部程長倍之四尺者二註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註為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為四尺者三十分寸之

一
部尊一枚註尊高也葢斗上又隆高高一分也
亐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註亐葢橑也廣大也
是為部厚一寸
王氏曰鑿孔大四分孔上二分孔下四分總厚一寸
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註鑿深對為五寸
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

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内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内題也

疏此經言蓋斗鑿孔中之上下廣狹之義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寸則兩畔共有五寸鑿深兩畔各二寸半是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鑿孔上正而下低二分也上文鑿上二枚鑿下四枚不均今於内畔孔之上低二分不鑿則鑿上亦四枚也若然部總一寸今鑿上鑿下俱四枚則鑿内唯有二

枚在鑿端一枚其內端又削使狹止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註

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為庇謂覆幹也𤣥

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軓

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

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

疏此經說蓋有大小不定之事○王氏曰車有大小

故蓋弓有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廣小

於軹軫之廣小於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為差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註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為宇曲

疏鑿弓孔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上下俱四枚由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為宇曲吐水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註蚤當為爪以弓鑿之廣為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

王氏曰弓進部平謂之股猶輻入轂之為股字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為蚤股欲麤蚤欲細弓鑿廣四枚方圍之而為股圍四四十六則一寸六分也去股圍三分之一而為蚤圍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矣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註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

王氏曰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者為高矣

上欲尊而宇欲卑註上近部平者也隤下曰宇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註蓋者主為雨設也乘

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

疏乘車無蓋者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

故無蓋旣夕禮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

笠註云今文稾為潦此註云禮所謂潦車者指儀禮

今文而言也

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註十尺其中正也葢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于此
蔽人目
薛氏曰葢部并達常二尺程長八尺共十尺也
良葢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註隊落也善
葢者以横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
王氏曰弗冒者弗以衣覆之弗紘者弗以絲繫之中
畝而横馳而弓不落然後可以為良工也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註稱猶等

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

疏參如一謂三者俱六尺六寸也兩服服馬也○林氏曰名為車以輿人作車始於輿故也○王氏曰當車中以受載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横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相稱矣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註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玄謂讀如邃宇之邃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註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

疏皆言兵車者按上文先言兵車後言乘車故據先而言其實乘車亦同也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仲輿郝氏曰揉揉其木使平直也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註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疏上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以

為較則兩輢總崇五尺五寸矣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註軫輿後横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疏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取一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註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註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註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

疏此軹是車較下豎直者及較下横者直衡者竝縱横相貫也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註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衡者也玄謂轛者以其鄉人為名

疏此轛形狀與前經軹同但在式木之下對人為名

耳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註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

王氏曰繼者如附謂㣲合而不離如枝之附於榦也總言人為之功而類於天性之自然所以為功之巧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註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

其小幷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絶也
陳氏曰凡居材者謂隨其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宜也
小大各得其所則無幷矣材之大者其埶彊小者其
埶弱用大倚小則小者其埶弱而不勝其所倚則摧
矣故引之則絶

棧車欲弇註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
飾車欲侈註飾車謂革輓輿也大夫以上革輓輿
疏以異物爲飾者則得金玉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

以革爲稱革路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以革輓但不漆飾故以木爲號狐卿轂上有篆飾卽以夏篆夏縵爲名也○王氏曰侈言縱向外也弇言斂向內也

輈人爲輈註輈車轅也詩云五楘梁輈

疏三十工無輈人之官以車事爲難故車官別主此職也

輈有三度軸有三理註目下車度深淺之數

浚儀王氏曰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

行可載復為輿後聖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上之者也○林氏曰輈有三度則淺深有數太深則軒太淺則摯唯其中而已○薛氏曰輈之形自從軓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焉軸兩轂中横截之木也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註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髙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

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

為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

田馬之輈深四尺註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

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六七寸則軫與

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註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

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

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

頸之閒亦七寸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註媺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註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王氏曰輈軓以前其長十尺策半之則五尺也五尺之策御者埶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

凡任木

疏此與下經為目任木即下云任正以下是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閒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

疏服馬有二馬有一軛軛者厄馬領不得出云兩軛之間則當輈頸之處費力之所也○愚按任正之材以從其為力減故以其長之十一為圍衡任之材以横其力全故以其長之五一為圍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註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

疏上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六寸軫間即與廣也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註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註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疏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下持制衡鬲之輔故云頸前持衡轅者也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註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疏輈後承軫之處似人之足跗在後故名爲踵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註孫順理也玄謂弧木弓也

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

如三則深傷其力

疏言揉者以火揉使曲也須順其理而揉之無得如

弓之深弓之深則太曲矣曲必折也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

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註大車牛車也摯輖也登上

阪也克能也

疏輈人主造四馬車轅因説駕牛者亦須曲撓之意

○仲輿郝氏曰摯輊通至也輈前俯至地則登髙艱

難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

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註阤阪也故書伏作

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

必縮其牛後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橈也註倍任用力倍也

王氏曰輈雖不可過於深又不可失之直直則其埶下至非特登阪為難既能登之傾覆尤易其故非他以其揉之不曲而深也軒言其高而上亢摯言其輕而下至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以其軒輕適中此所以安也夫大車於平地既已節其軒輕之任若其登阤牛不退而偪伏其輈則輈必重而縊縶其牛頸

此亦輈直無撓之過也凡登阤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為多故云倍任夫登阤雖倍任然力之彊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不援摩其車之邸則車必速下而緧就牛之後此亦以輈直而無撓之故也由是觀之輈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輈之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愚按自大車至此皆言牛車轅木太直之病

是故輈欲頎典註頎典堅刃貌

輈深則折淺則負註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註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

王氏曰詩云碩人頎頎又云頎而長兮頎長也典讀

如六典之典典言常也葢輈長丈有四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爲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爲不足而虧皆非法度之常也輈深則折者則所謂弧深也淺則負者則所謂直無橈也輈注則利凖者輈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埶順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凖平而無礙利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夫無深折淺負之病而有利凖之效此惟輈之和也和則人乘之而安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此不和

之效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註揉輈太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

林氏曰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埶而無弧之深也○王氏曰木之直理為經輈欲順木理而為之逆理而不經斯絶矣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註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

林氏曰駕車之馬馭車之人與輈相得故相應也

終日馳騁左不楗註杜子春云楗讀為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玄謂楗或作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

疏子春據軍將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後鄭以為尋常在國乘車之法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註云君在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註鄭司農云契讀為爰契我龜之

弊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終歲御衣袵不敝註袵謂裳也

王氏曰車行而無揺動之勞則御者衣袵亦無傷敝之害也

此惟輈之和也註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而下

勸登馬力馬力旣竭輈猶能一取馬註登上也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也

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註伏兎至軓葢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環灂謂漆沂鄂如環

疏灂謂漆沂鄂如環者指謂漆之文理也○王氏曰詩云五楘梁輈葢輈之上為之纏固其楘有五被之以筋膠而環飾之以漆故謂之環灂也自伏兎至軓葢如式深凡尺有四寸三分寸之二也自伏兎不至

軹七寸則是半有濟也以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濟之所至者丈有三尺三寸其不至者惟七寸而已則輈無傷齧之敝而其文飾常新非國工之巧其能及此乎指其人之巧而言之則謂之國工指其器之良而言則謂之國輈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註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

疏此總結上文車及蓋取象之意軫之方是據輿而言軫者輿之本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王氏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圜軫在下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焉以作乎其中而三材之道備矣○三山林氏曰二十八星分布天之四方而經天之度蓋弓二十有八亦分布於上而蓋爲之經故以象星也○敬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軫輪輻

之間者豈徒為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註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

疏自此以下為上造車車上皆建旌旂故因說旌旂之義也此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旂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下以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為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交龍為旂諸侯所建蓋司常文

鄭引司常者葢取彼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也鳥旟熊旂等亦然○陳氏曰凡旂皆横幅為縿首其垂為斿縿首皆正幅用絳帛為之斿則屬焉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註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㭊其屬有星星七星

熊旂六斿以象伐也註熊虎為旂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註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

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王氏曰大火東方之星鶉火南方之星伐西方之星

營室北方之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註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

旂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設

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

矢蓋畫之

疏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張縿幅故曰弧旌也云枉矢者就旌旗張縿弓上亦畫枉矢焉以象弧象弧者象弧星也弧星矢星也韣韜也以衣韜其弓謂之弓韜月令帶以弓韣是也○夾漈鄭氏車制說曰聖人作車圜而為輪方而為輿曲而為輈皆有制度運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掬之乎上拱之乎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為病以覆為戒者輈也輪以運輿以載輈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故兵車乘

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轂以
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之材中以虛受軸大穿
爲賢小穿爲軹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
轂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軸之近轂則謂
之股近牙則謂之骹股入轂中謂之菑骹入牙中謂
之蚤夫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足以抱輻故也或謂
之揉揉木以爲之故也轂又有革以輓之輻有綆以
固之牙又有漆以飭之此輪之制也即輿以考之兩

輢上出式者較也較下横一木者式也軹則輢之植者以其旁止於此故曰軹𨌺則式之植者對人而言故曰𨌺輿後横木則曰軫式前横木則曰軓此輿之制也即輈以考之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適當伏兔圜在前持衡則為頸圜在後乘軫則為踵圜此輈之制也且輪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輿之下有轐所謂加軫與轐是也輈之前有衡所謂衡任是也軸末則

有轄助輻則曰輔輿閒橫木則曰軫係木乘輿則曰
輚大車輈端則曰輗小車輈端則曰軏其制雖考工
記無所見要其材皆相資以致用闕一不可故軫可
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
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也有長轂者有
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
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
直轅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

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轂者有單轂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挽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皆因宜以為制稱事以為之文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鳬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註多錫為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為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劒之屬

疏此經與下攻金之工為目〇王氏曰下文築氏為

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為多故曰執下齊以
削為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刃鑒燧之屬皆下齊
也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為少故
曰執上齊以戈戟為上齊而言冶氏執之則鍾鼎斧
斤之屬皆上齊也舉築冶二工而他類可知矣○仲
興郝氏曰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冶金必以錫和之
金有六齊註目和金之品數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註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

疏大齊四分以上為上齊三分以下為下齊○王氏曰凡以金為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耎金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柔耎而濟堅剛則其為

器也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其爲色也明晳然所用之錫各隨其器有多寡之不同此所以有六齊也鍾以擊鼎以烹則用錫爲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上齊者也大刃則戚揚之屬其刃爲加大施之斬斫則防其易虧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書刀也殺矢用諸近射田獵

也削以制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刃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鑒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以之照以明白為上故用錫為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齊者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七